

# 从特朗普1.0到2.0：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与新动向<sup>\*</sup>

蒋芳菲

**摘要：**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至拜登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以全面遏华为核心战略目标的“一体化印太战略”，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提出构想、摸索落地、加速推进三个阶段。该战略的演变可理解为美国在“刚性目标”与“弹性路径”之间不断调整与纠偏的过程，既深刻嵌入国际权力结构重塑与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及其领导人主观认知的制约和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大概率会继续推进该战略，并且延续其遏华目标与基本战略框架。但其可能在“精准遏华”与“降本增效”的核心思路下，对战略重点、战略支点、战略手段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并且在经贸、安全和高技术领域重点施策，以进一步提升短期遏华实效和对华战略威慑力。这些过于自利且短视的战略调整，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状况、地区安全局势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导致美国“印太战略”的实际推进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掣肘，甚至存在“空心化”的风险。

**关键词：**特朗普 美国“印太战略” 中美战略竞争 精准遏华 降本增效

## 引言

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区域战略，<sup>[1]</sup>以及美式霸权与冷战思

蒋芳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电子邮箱：jiangff@cass.org.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提升国际信誉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CGJ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与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25-04-20].

维的产物，“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对国际安全环境、世界经济增长、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中美关系都造成了较大冲击。<sup>[1]</sup>随着特朗普于2025年开启第二任期，该战略或将再次迈入新的历史演变阶段。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全球及区域战略可能出现重大调整的猜测，并使得日本、韩国等美国“印太”盟友战略焦虑情绪显著加剧。<sup>[2]</sup>另一方面，2025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官网悄然撤下了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这一举动似乎暗示特朗普2.0<sup>[3]</sup>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持有不同立场。

那么，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印太战略”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新的历史节点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特朗普第二任期是更可能摒弃既有“印太遗产”，重回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还是更可能在其前任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特朗普2.0版本的“印太战略”？<sup>[4]</sup>若属后者，相较于前两届政府，特朗普2.0时期的“印太战略”在整体思路及具体政策上可能会呈现哪些新的动向与特点？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特征、成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美国推进该战略的政策行为及其背后动

---

[1] 韦宗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12期；苏晓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期；蒋芳菲：《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

[2] Feaver P., “How Trump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Contours and Consequences of a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trump-will-change-world> [2025-04-20].

[3] “特朗普2.0”是特朗普2025年再度执政后，学界对其第二任期执政理念与政策体系的简要概括，这一表述目前已在国内外学界和媒体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本文中，“特朗普2.0”或“特朗普2.0时期”并非仅仅指代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而更多是一个融合了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国内外政策调整与国际结构趋势变化的复合概念，一般暗含与“特朗普1.0”或“特朗普1.0时期”的比较。“特朗普2.0版本”也是强调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特朗普2.0时期“印太战略”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学界涉及“特朗普2.0”相关表述的最新研究可参见：鲁传颖、才锐：《特朗普2.0时期中美人工智能博弈的新阶段》，《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0期；韦宗友：《特朗普2.0美国关键矿产战略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5年第10期；钱红：《特朗普2.0版“美日+”遏华“印太”异化联盟的建构》，《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6期。

[4] 关于特朗普是否会摒弃拜登政治遗产的讨论，可参见：Feaver P., “How Trump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Contours and Consequences of a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trump-will-change-world> [2025-04-20]; Castillo J., Schuessler J. and Priebe M., “Here’s Why Trump’s Foreign Policy Is Hard to Pin Down”, January 3,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1/heres-why-trumps-foreign-policy-is-hard-to-pin-down.html> [2025-04-23]; 谢韬、徐桂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百日新政及其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2期。

机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大部分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特朗普第一任期或拜登执政时期的“印太战略”，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和全面；也鲜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特朗普1.0至2.0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未来动向进行系统分析和科学研判。

鉴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对中国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将此战略置于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审视，并对其动向开展严谨的前瞻性研究，不仅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全面梳理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过程，尝试融合“大战略”与“渐兴战略”两种研究视角，并结合国际—国内双层博弈分析法，深入剖析该战略背后的演变逻辑，综合研判其演变动向，以期为中国及时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 从构想到落地：美国“印太战略”的历史演变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印太愿景”，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针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到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支柱领域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演变大致经历了“提出构想”“摸索落地”“加速推进”三个阶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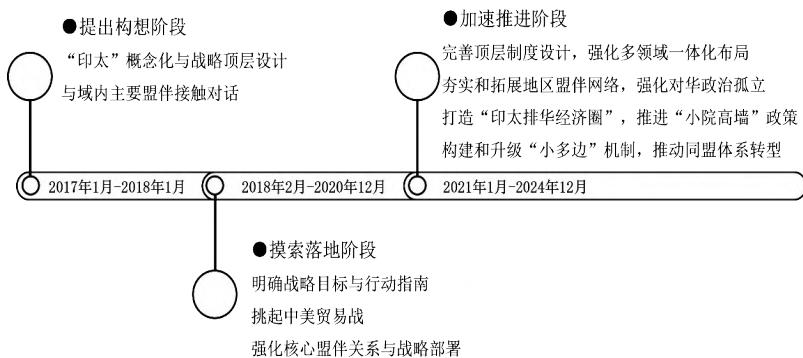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印太战略”演变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一）提出构想（2017年1月—2018年1月）

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就已

开始将战略视野从亚太扩展至印度洋，乃至中东和非洲，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日本便多次借助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美日“2+2”会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等机会，反复向美国和印度强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合作”以及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sup>[1]</sup>同时，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也围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sup>[2]</sup>在日本的积极“宣介”和美国国会的推动下，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自2017年下半年起，愈发频繁地在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对话中提及所谓“印太”概念，并逐渐倾向于联合日澳、拉拢印度，通过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这两大战略弧，强化对华战略遏压和经济技术竞争，维护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

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正式公开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并宣布美国将致力于推动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印太”。<sup>[3]</sup>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次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针对“印太”地区的战略置于其地区战略的首要位置，并阐述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sup>[4]</sup>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sup>[5]</sup>这两份报告的发布标志着以对华战略竞争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台。

在这一阶段，美国“印太战略”仍主要停留在概念阐释和蓝图勾勒层面，

---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U.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arch 16, 2017, [https://www.mofa.go.jp/na/na1/us/page3e\\_000661.html](https://www.mofa.go.jp/na/na1/us/page3e_000661.html)[2025–04–2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ugust 17, 2017, [https://www.mofa.go.jp/na/st/page4e\\_000649.html](https://www.mofa.go.jp/na/st/page4e_000649.html)[2025–04–23];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to India”, September 14, 2017, <https://www.meaindi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946/IndiaJapan+Joint+Statement+during+visit+of+Prime+Minister+of+Japan+to+India+September+14+2017>[2025–04–23].

[2] 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November 10,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2025–04–23].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25–04–20].

[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19, 2018,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16479/defense-department-summary-2018-national>[2025–04–23].

战略框架设计尚显空洞。特朗普政府参与地区战略互动的方式也主要局限于接触对话、政策宣介和提出倡议等方面，与区域内各国展开的务实合作相对较少（见表1）。

表1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构想阶段的关键事件与主要举措

时间	关键事件	主要举措
2016年11月—2017年3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访问美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	
2017年8月	美日外长和防长“2+2”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2017年9月—10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先后访问印度，就“印太”构想进行交涉	
2017年3月—11月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举行四次听证会，重点讨论和评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及领导角色	
2017年11月	特朗普首次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印太战略”构想；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工作层面重启	“印太”概念化； 战略顶层设计； 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域内主要盟伴接触对话
2017年12月	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8年1月	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二）摸索落地（2018年2月—2020年12月）

2018年2月，特朗普签署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sup>[1]</sup>2019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又相继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准备、伙伴关系及促进地区网络化》《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等文件。至此，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与行动指南，基本完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顶层设计。<sup>[2]</sup>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也意味着该战略已进入落地实施阶段（见表2）。

[1] The White House,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January 5,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2025-11-13].

[2] 程恩富、李静：《“印太战略”视域下大国博弈与中国应对方略》，《亚太经济》，2025年第1期。

表2 美国“印太战略”摸索落地阶段的关键事件与主要举措

时间	关键事件	主要举措
2018年2月	特朗普签署《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明确战略目标与行动指南； 挑起对华贸易战，试图重塑地区经贸关系； 强化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核心盟伴关系，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打造为核心机制； 强化前沿战略部署
2018年3月	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加征关税，挑起对华贸易战	
2018年5月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2018年9月-2019年5月	美国与韩国正式签署经过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持续增加对华加税商品规模和税率，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经历多轮升级	
2019年6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准备、伙伴关系及促进地区网络化》	
2019年9月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举行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	
2019年11月	美国国务院发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	
2020年1月	中国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政治层面，着力强化美日印澳战略合作，但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相对较弱。特朗普政府通过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强化美日澳、美日印等三方对话机制，积极推动高层互访及“2+2”双边会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关键盟伴的战略合作，重塑了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印太”同盟体系。<sup>[1]</sup>但特朗普政府在维护地区秩序和介入地区事务等方面的意愿较弱，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与对话平台的参与意愿和支持力度显著下降。

在经济层面，推动对华经济“脱钩”，试图重塑区域经贸格局。特朗普政府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India–U.S. Consultations”, June 7, 2018,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2025-04-2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U.S.–India Summit Meeting”, November 30, 2018, [https://www.mofa.go.jp/s\\_sa/sw/in/page3e\\_000969.html](https://www.mofa.go.jp/s_sa/sw/in/page3e_000969.html)[2025-04-23];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February 23,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president-donald-j-trump-australian-prime-minister-malcolm-turnbull/>[2025-04-23];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augural U.S.– Ind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September 7, 2018, <https://in.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on-the-inaugural-u-s-india-22-ministerial-dialogue/>[2025-04-23].

通过强硬手段挑起对华贸易战，重新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并对中国、印度等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旨在扭转所谓“贸易逆差”，推动对华经济“脱钩”，重塑与“印太”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sup>[1]</sup>同时，鼓励东盟在“印太愿景”中发挥中心作用，并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sup>[2]</sup>

在安全层面，强化“印太”前沿部署，主导地区安全秩序。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持续增加军费开支，强化在“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同时增加对新型作战领域的研发投入，以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另一方面，频繁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泰国等地区盟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积极深化和拓展地区安全合作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关系网络化，以进一步彰显美国在“印太”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sup>[3]</sup>

在这一阶段，美国“印太战略”的落地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期”。一方面，由于该战略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不足，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安全等不同领域的政策举措之间仍存在较大张力，致使该战略的政策跟进整体较为困难和迟缓。<sup>[4]</sup>加之美国政治极化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社会困境，特朗普1.0后期在“印太”地区投入充足战略资源的能力和意愿也受到了更大限制。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印太”盟伴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对美国自身国际信誉及地区盟伴关系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其与地区盟伴之间的互动仍以交流对话为主，实际形成的政策合力较为有限。<sup>[5]</sup>

[1] 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

[2]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Australia, The Hon Julie Bishop MP, “Australia, US and Japan Announc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Indo-Pacific”, July 31, 2018,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julie-bishop/media-release/australia-us-and-japan-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do-pacific\[2025-12-28\]](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julie-bishop/media-release/australia-us-and-japan-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do-pacific[2025-12-28]);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Meeting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trengthens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 Alliance and 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February 23,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meeting-australian-prime-minister-malcolm-turnbull-strengthens-united-states-australia-alliance-close-economic-partnership/\[2025-04-23\]](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meeting-australian-prime-minister-malcolm-turnbull-strengthens-united-states-australia-alliance-close-economic-partnership/[2025-04-23]);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US Strategy Energy Partnership Joint Statement”, April 17, 2018, [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78727\[2025-04-23\]](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78727[2025-04-23]).

[3] 徐金金、严湘：《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杨晓萍：《特朗普时期美国印太战略回顾》，《军事文摘》，2021年第7期。

[4] 赵青海：《新瓶旧酒：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5期。

[5] Edel C.,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February 10, 2022, [https://www.ussc.edu.au/what-to-expect-from-the-biden-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strategy\[2025-11-11\]](https://www.ussc.edu.au/what-to-expect-from-the-biden-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strategy[2025-11-11]); 赵普、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

### （三）加速推进（2021年1月—2024年12月）

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和世界经济下行的双重冲击下，拜登一上台便意识到修复和强化“印太”盟伴关系、对冲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性。2021年3月，拜登联合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三国首脑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四国将共同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印太愿景”。<sup>[1]</sup>同年9月，首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召开。10月，拜登在美国—东盟峰会发言时强调，双方伙伴关系对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至关重要，美国强烈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和“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秩序”。<sup>[2]</sup>2022年2月，拜登政府正式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多领域一体化布局，并明确了针对具体区域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与行动计划。<sup>[3]</sup>

此后，在域内外多国的积极响应与支持配合下，拜登政府基本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一方面，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进一步上升为美国“最严峻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和日益紧迫的挑战”；另一方面，积极拉拢盟伴，加紧构建遏华战略包围圈，加速重构“印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sup>[4]</sup>这也意味着，美国“印太战略”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在政治层面，夯实“印太”盟伴网络，强化对华政治孤立。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幅增加和强化了推行“印太战略”的政策手段、制度支撑与机制平台。一方面，通过加固、重建及新建等多种方式，全面强化了美韩、美印、美澳、美菲等双边同盟关系，夯实并拓展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联盟网络。另一方面，持续通过政治施压、经济援助、科技投资、教育培训以及增加军事援助等手段，积极拉拢地区盟友联合遏制中国。同时，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借口，频繁构建和利用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平台，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政治遏压与外交孤立。

---

[1] Biden J., Modi N., Morrison S. and Suga Y., “Our Four Nations Are Committed to a Free, Open,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March 13,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3/13/biden-modi-morrison-suga-quad-nations-indo-pacific/\[2025-04-2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3/13/biden-modi-morrison-suga-quad-nations-indo-pacific/[2025-04-29]).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Annual U.S.—ASEAN Summit”, October 26, 2021,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0/2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annual-u-s-asean-summit/\[2025-11-11\]](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0/2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annual-u-s-asean-summit/[2025-11-11]).

[3]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1,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2025-11-11\]](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2025-11-11]).

[4]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在经济层面，打造所谓“印太排华经济圈”，强化对华科技遏压。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并诱迫各地区盟伴于18个月内迅速达成了供应链协议，完成了清洁经济与公平经济两大支柱下的实质性谈判。<sup>[1]</sup>此举旨在补齐“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重构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排华经济圈”，对冲中国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区域影响力。<sup>[2]</sup>同时，通过国内立法、单边制裁以及诱迫盟友对华集体施压等手段，强化对华芯片出口和投资管制，加速美国及其盟伴对华经济技术“脱钩”。此外，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网络、高超音速技术、无人机以及电子战等多个高科技领域，加速推进“小院高墙”战略，全面遏压中国高新技术发展。<sup>[3]</sup>

在安全层面，推动地区安全同盟体系转型，强化地区前沿战略部署。拜登政府在继承特朗普第一任期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主要战略支点扩展至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菲律宾等盟伴，构建、强化或升级了包括美日韩、美英澳、美日菲、美日印澳在内的多个由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推动了地区安全同盟体系向复合型、进攻型、实战型的转变。<sup>[4]</sup>借乌克兰危机之机，炒作台海和南海紧张局势，积极推动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频繁举行

[1]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y/fact-sheet-asia-president-biden-and-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indo-pacific-economic\[2025-05-26\]](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y/fact-sheet-asia-president-biden-and-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indo-pacific-economic[2025-05-26]); “U.S.-led Indo-Pacific Talks Produce Deal on Supply Chain Early Warnings”, May 28, 2023,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asia/us-led-indo-pacific-talks-produce-deal-supply-chain-early-warnings-2023-05-27/#:~:text=U.S.%20Commerce%20Secretary%20Gi-na%20Raimondo%20told%20a%20press%20conference%20in,countries%20of%20potential%20supply%20disruptions\[2025-05-26\]](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asia/us-led-indo-pacific-talks-produce-deal-supply-chain-early-warnings-2023-05-27/#:~:text=U.S.%20Commerce%20Secretary%20Gi-na%20Raimondo%20told%20a%20press%20conference%20in,countries%20of%20potential%20supply%20disruptions[2025-05-26]).

[2] 蒋芳菲：《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2025-05-26\]](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2025-05-26]).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May 24, 2022, [https://www.mofa.go.jp/fp/nsp/page1e\\_000401.html\[2025-05-26\]](https://www.mofa.go.jp/fp/nsp/page1e_000401.html[2025-05-2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om Camp David to Little Washington: U.S.-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June 13, 2024, [https://2021-2025.state.gov/from-camp-david-to-little-washington-u-s-japan-south-korea-trilateral-relationship\[2025-05-26\]](https://2021-2025.state.gov/from-camp-david-to-little-washington-u-s-japan-south-korea-trilateral-relationship[2025-05-2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KUS Collaboration Advancing Capabilities in Indo-Pacific Region, Austin Says”, September 26,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918579/aokus-collaboration-advancing-capabilities-in-indo-pacific-region-austin-says\[2025-05-26\]](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918579/aokus-collaboration-advancing-capabilities-in-indo-pacific-region-austin-says[2025-05-26]); U.S.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Japan-Philippines-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Leaders Summit”, April 13, 2024, [https://ph.usembassy.gov/japan-philippines-united-states-trilateral-leaders-summit\[2025-05-26\]](https://ph.usembassy.gov/japan-philippines-united-states-trilateral-leaders-summit[2025-05-26]).

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增建、翻新和升级多个“印太”军事基地，加速推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印太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前沿战略部署。<sup>[1]</sup>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此阶段美国“印太战略”在遏华目标上更为全面且精细，顶层制度框架设计更为完善，战略布局更趋广泛，战略举措亦更加多元化，各领域政策的协同程度及其推进速度均显著提升（见表3）。不仅如此，在拜登政府的诱迫下，欧盟、加拿大、韩国等美国盟伴也在此期间陆续发布了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印太战略”的相关政策举措形成了呼应，进而为美国加速推进该战略提供了一定助力。

表3 美国“印太战略”加速推进阶段的关键事件与主要举措

时间	关键事件	主要举措
2021年2月	拜登参加七国集团视频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多领域一体化布局；夯实和拓展地区盟伴网络，拉帮结派强化对华政治遏压与孤立；打造“印太排华经济圈”，推行“小院高墙”政策；构建和升级系列“小多边”机制，推动地区安全同盟体系向复合型、进攻型、实战型转变
2021年3月	拜登联合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三国首脑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将共同构建“印太愿景”	
2021年9月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成立“奥库斯”联盟；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举行首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	
2021年10月	拜登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并发表演讲	
2021年11月	拜登签署《2021年安全设备法》，遏压华为等中资企业	
2022年2月	拜登政府发布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2022年5月	第二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2022年8月	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以法律形式固化芯片领域对华“脱钩”	
2022年9月	“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在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印度宣布退出贸易支柱谈判	
2022年10月	拜登政府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供应中国的芯片及其制造设备实施严厉出口管制	
2022年12月—2023年11月	美国加速推进“印太经济框架”七轮实质性谈判，拜登在该框架底特律部长级会议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洛杉矶峰会期间，宣布成员达成供应链协议等多项关键成果	

[1] 苏晓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期。

续表3 美国“印太战略”加速推进阶段的关键事件与主要举措

时间	关键事件	主要举措
2023年2月	美国与菲律宾举行“2+2”会议，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至9个	
2023年8月	美国、日本与韩国举行戴维营峰会，强化三边安全合作机制；拜登签署《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	
2024年4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并与美国达成多项协议，拜登宣布这是“美日同盟自建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升级”，并正式邀请日本加入美英澳“奥库斯”联盟；美军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导系统	
2024年9月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在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美国公开表示将在日本部署“堤丰”陆基中导系统	
2024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美国国防预算推至新高，明确将对华战略竞争和强化“印太”联盟体系作为该法的两大核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刚性目标与弹性路径：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逻辑

### （一）既有理论研究及其不足

在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变的理论争鸣中，英美战略学界逐步形成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与“渐兴战略”（Emergent Strategy）这两大主流研究路径。其中，前者强调美国对外战略的周密预谋性与长期稳定性；<sup>[1]</sup>后者则强

[1] 关于“大战略”研究路径的相关文献可参考：Miller P., *American Power and Liberal Order: A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 Grand Strateg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6; Hammer C., *American Pendulum: Recurring Debates in U.S.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osen B.,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tel W., *Grand Strate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ed for an Effectiv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Brands H., *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 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 Truman to George W. Bus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Ferguson N., “America’s Global Retreat”, February 21,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45704579391492993958448> [2025-04-26]; Zenko M. and Lissner R., “Trump Is Going to Regret Not Having a Grand Strategy”, January 13,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1/13/trump-is-going-to-regret-not-having-a-grand-strategy/> [2025-04-26]。

调渐进式学习与随机应变才是确保战略成效的关键。<sup>[1]</sup>这两种研究路径均有助于从战略层面深入理解美国的对外战略。然而，由于它们仅限于阐释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性或调整性，因此仍存在一定的片面之处。

近年来，有学者在弥合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分歧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对外战略中延续性或调整性更显著的条件。<sup>[2]</sup>也有学者基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官僚主义、认知心理学等西方主流外交决策理论范式，从国际权力分配变化、美国国内政治、领导人的主观认知与个人特征等多个角度，阐释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性与调整性。<sup>[3]</sup>这些研究既是对西方战略学主流研究路径的有效补充和完善，也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研究路径之间的交流互鉴与有机融合，有助于理解不同影响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具体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尚存若干不足之处，这也是本文力求改进的关键点。

其一，目前大部分文献并未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进行明确的层次划分。然而，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国“印太战略”的历史演变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变化：一是美国亚太区域战略的转型升级；二是具体战略举措（即对外政策行为）的细微调整。因此，若要深入理解美国“印太战略”背后的演变逻辑，有必要从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这两个不同层面进行剖析。

其二，大部分相关文献都更注重深挖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一至两个主要因素，且多局限于对美国既定战略或政策的阐释。综合多种视角与不同层次影响因素来系统阐释并科学预测美国对外战略走向的研究仍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将阐释美国“印太战略”的历史演变与研判其未来动向纳入同一理

---

[1] 关于“渐兴战略”研究路径的相关文献可参考：Edelstein D. and Krebs R., “Delusions of Grand Strategy: The Problem with Washington’s Planning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94(6): 109–116, 2015; Danzig R., “Driving in the Dark: Ten Propositions about Predic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1; Fontaine R. and Burton B., “Eye to the Future: Refocusing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0; Erdmann A., “Planning through a Private Sector Lens”, in Drezner D. ed., *Avoiding Trivia: The Role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2] Popescu I., *Emergent Strategy and Grand Strategy: How American Presidents Succeed in Foreign Polic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Popescu I., “Grand Strategy vs. Emergent Strategy in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1(3): 438–460, 2017.

[3] 代表性研究可参见：Heydarian R., *The Indo-Pacific: Trump, China, and the New Struggle for Global Mastery*,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美]兰德尔·施韦勒：《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期；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李雪威、王璐：《国内因素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影响研究》，《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

论分析框架，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系统性与前瞻性。

##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文倾向于认为，在国家战略层面，“印太战略”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兼具“大战略”与“渐兴战略”的特征。因此，结合这两种路径更有利于全面理解其演变逻辑。在战略举措层面，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外政策行为是由不同层次影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因此，外交决策理论中的重要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所提倡的国际—国内双层博弈分析法，<sup>[1]</sup>可为阐释和预判“印太战略”的演变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通过借鉴融合上述研究方法，并结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实际，本文拟从“大战略”“渐兴战略”以及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这三个视角，深入分析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逻辑，并初步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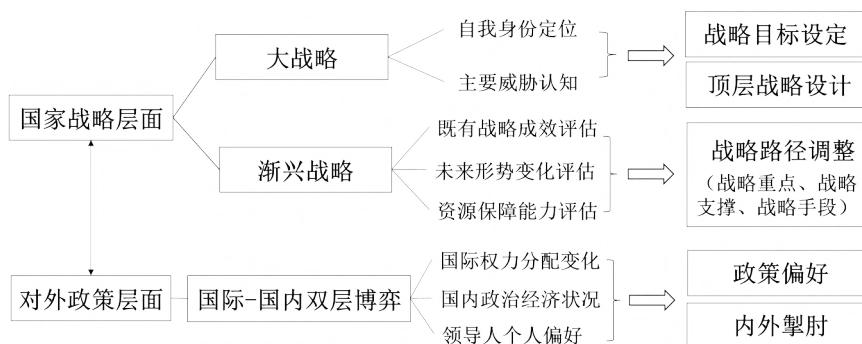


图2 理论分析框架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国家的自我身份、战略角色定位与国家战略的形成紧密相连。国家往往是在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中，感知主要的外部

[1]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和代表性述评可参见：Lobell S., Ripsman N. and Taliaferro J.,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se G.,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7, 1998; Christensen T.,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威胁，<sup>[1]</sup>产生相应的动机和偏好，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sup>[2]</su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自我身份定位以及对主要威胁的感知越明确和稳定，其对外战略的目标设定通常就越具针对性和长期稳定性，越容易形成具有前瞻性与系统性的顶层战略设计。作为冷战结束以来唯一的霸权国，美国任何一项重大区域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均在其“大战略”的框架下，服务于霸权护持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因此，“印太战略”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区域战略，其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认知，以及在这种霸权护持逻辑下的威胁感知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次，从“渐兴战略”的视角来看，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国家战略的演变不仅取决于周密的战略规划，而且是一个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逐步学习、灵活应对、适时调整与纠错的过程。尤其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与霸权根基加速松动的背景下，“印太战略”能否有效推进，高度依赖美国领导人及其团队的战略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不同政府对既有战略成效、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自身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印太战略”实施路径的调整方向，导致不同历史时期该战略在战略重点、战略支撑及战略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最后，从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的视角来看，国际体系因素，尤其是国家间相对物质权力分布及其变化趋势，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首要因素。然而，体系压力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影响是间接而复杂的，须通过单元层次这一中间变量才能传递。因此，在国际—国内双层博弈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不仅是该国与其他国家，以及其国内不同党派与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更是该国领导人个人理念、利益偏好及主观认知的集中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

---

[1] “威胁”一词主要涵盖两层含义：其一，指一国对另一国采取威胁性、制裁性或挑衅性的行动；其二，指一国对本国即将遭受损害的一种消极心理预期或被动感受，这种感受通常源于该国过往的经历、内在的价值取向或其他国家潜在的利益冲突。本文中的“威胁”主要指第二层含义。参见：Baldwin D., “Thinking about Threa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5(1): 71–78, 1971; 夏夏：《从威胁认知视角解析伊朗核危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2期；朱翠萍：《感知威胁、建构威胁与美印海洋战略延伸》，《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2] Holsti K.,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3): 233–309, 1970; Ashizawa K.,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3): 571–598, 2008; Bucher B. and Jasper U., “Revisiting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Identity as Substance to Identifications in 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2): 391–415, 201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这些因素共同形塑着美国历任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外政策偏好与行为特征，并为其推进该战略带来新的内外掣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上述三个视角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在多维互动中形成了立体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共同塑造着该战略的演进方向。在特定历史阶段，美国决策者及其团队基于自我身份定位与主要威胁认知所做出的战略谋划及目标设定，为该阶段的战略演变提供了制度框架与整体方向。同时，决策者及其团队依据战略评估结果进行的路径调适与纠错，亦为其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形成新的政策偏好提供了设计思路与行动指南。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及其与地区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博弈，会持续产生新的反馈效应。这不仅将直接影响决策者的战略评估与路径调整过程，也会使“印太战略”的实际推进面临新的内外掣肘，进而影响下一阶段的战略演变（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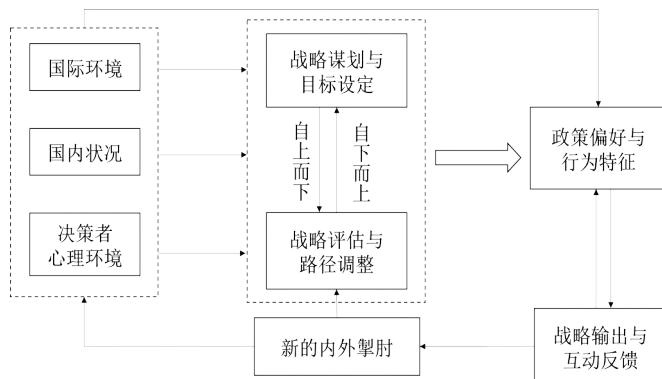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印太战略”演变多维互动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三）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逻辑分析

第一，在国家战略层面，从“大战略”与“渐兴战略”相结合的视角来看，从特朗普1.0到2.0，美国“印太战略”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理解为美国在“刚性目标”与“弹性路径”之间不断调适与纠错的过程。

一方面，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由美国亚太战略转型升级而形成的“印太战略”，本质上是美国进行霸权护持的重要工具之一，始终以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地位为核心目标展开。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都

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其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美国开始愈发忧虑中国可能对其全球及地区霸权构成挑战。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时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与重要合作伙伴”，再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先后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提升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和日益紧迫的挑战”，这一变化过程表明美国对华威胁感知已显著增强（见表4）。

表4 冷战结束后美国历任政府对华战略定位及威胁认知变化

执政时期	对华战略定位	对华威胁感知程度	主要参考依据
克林顿政府 (1993—2001年)	建设性战略伙伴	低 (整体较低，后期略有提升)	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克林顿关于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讲话
小布什政府 (2001—2009年)	战略竞争者；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中 (“9·11”事件后明显下降，2005年后略有提升)	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演讲
奥巴马政府 (2009—2017年)	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重要合作伙伴	中 (持续提升)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奥巴马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讲话
特朗普第一任期 (2017—2021年)	“修正主义国家”； 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长期战略竞争者	高 (大幅提升)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准备、伙伴关系及促进地区网络化》； 特朗普的多次公开讲话
拜登政府 (2021—2025年)	最严峻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日益紧迫的挑战； 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高 (进一步提升)	2021年《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官方文件和美国领导人代表性言论整理。

在霸权护持逻辑和对华威胁感知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设计并出台了“印太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尽管“印太战略”的实际成效有限，但该战略从提出构想到摸索落地的演变过程

仍充分展现了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进行的刚性目标设定与系统性战略谋划。<sup>[1]</sup>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秉持霸权护持逻辑与全面遏华目标，进一步优化并升级了“印太战略”的顶层设计，为该战略的加速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础。<sup>[2]</sup>由此可见，在“印太战略”的各个历史演变阶段，其核心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其战略框架亦始终围绕遏华这一目标，经过精心设计和系统谋划而成。这种具有较强战略刚性的遏华目标设定与顶层战略设计，既包含了特朗普1.0和拜登两任政府深远的战略考量，也标志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推行的区域战略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另一方面，从“渐兴战略”的视角来看，美国“印太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充分反映了美国历任政府基于对既有战略成效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综合评估，为提升遏华成效、维护地区霸权而进行的系统性路径优化。

在战略构想阶段，特朗普政府首先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成效进行了批判性“复盘”，认为其存在战略重心分散、资源投入错配以及对华威慑不足这三大短板，导致中国的影响力已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从亚太地区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拓展。<sup>[3]</sup>同时，特朗普还屡次批评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市场准入让渡与对外经济援助，认为这实际上是以大规模经济投入和牺牲美国产业利益等高昂代价换取地区盟伴的有限政治支持。因此，特朗普决定退出该协定，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关键盟伴之间的接触和对话，在印度洋地区构建“对华战略牵制点”，并开始大肆宣扬“印太”概念，酝酿将遏华范围从亚太扩展到“印太”，以对冲中国不断扩大的区域影响力。

在摸索落地阶段，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继续优化“印太战略”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则以单边主导的对华贸易战和双边经贸谈判，替代成本高昂的多边协调与制度规锁。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强化了对华科技精准遏压与战略威慑，以进一步降低遏华成本，明确遏华重心，提升遏华成效。此外，为了应对美国国内

[1] 孙云飞、刘昌明：《“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美国霸权护持》，《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2期。

[2] 赵善、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

[3] Baker P., “Trump Abandon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bama’s Signature Trade Deal”, Jan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3/us/politics/tpp-trump-trade-nafta.html>[2025-11-14]; 吴敏文：《特朗普会改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吗》，2016年11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24/c\\_111997793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24/c_1119977933.htm)[2025-11-14]; 刘平：《特朗普亚洲之行后 美国“新亚太战略”半是清晰半模糊》，2017年11月17日，[https://zqb.cyol.com/html/2017-11/17/nw.D110000zgqnb\\_20171117\\_5-08.htm](https://zqb.cyol.com/html/2017-11/17/nw.D110000zgqnb_20171117_5-08.htm)[2025-11-14]。

政治经济困境加剧、战略资源保障能力下降等问题，并获取更多“印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红利，特朗普还主动加强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在能源安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由此可见，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酝酿、出台并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既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主动回应，也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的路径纠偏。

在加速推进阶段，拜登政府虽基本继承了“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与制度框架，却再次通过大幅调整战略实施路径与具体政策举措，推动了该战略从艰难落地到加速推进的阶段性演变。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启动与一系列“小多边”机制的建立与强化，既是拜登政府针对上一阶段“印太战略”经济短板突出、遏华成效有限、地区盟伴信任流失等问题的及时纠偏，也是其基于新冠疫情后美国经济困境加剧、地区供应链亟须重建以及乌克兰危机延宕扩大等内外形势变化而主动进行的动态调适。这些调整既体现了拜登政府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较强的战略变通能力，也反映了“印太战略”本身较强的适应性、灵活性与动态调整性。

第二，在对外政策层面，从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的视角来看，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既深度嵌入国际权力结构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与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舆论环境的制约，以及美国领导人价值理念、利益偏好、外交风格等因素的影响。<sup>[1]</sup>

一方面，近年来中美相对实力地位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不仅是导致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战略定位调整与对华外交政策转向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动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调整对域内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sup>[2]</sup>例如，特朗普在“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指导下，将印度纳入核心协作体系，着力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举措，实际上都是其基于地区权力分配状况与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为了提升集体遏华成效而做出的政策选择。拜登政府将美印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军事同盟关系，并推动美英澳核潜艇项目、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邀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成员和斐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增加对越

---

[1] Cooper Z. and Carr E., “US Perspectives on the Power Shift in the Indo-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36(2): 284–304, 2022; 陈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2期；王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影响因素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

[2] 董祚壮：《影响力制衡：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

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直接投资与经济援助（见图4、表5）等一系列政策行为，其背后也都包含了开展长期对华战略竞争、强化对华战略遏制的深远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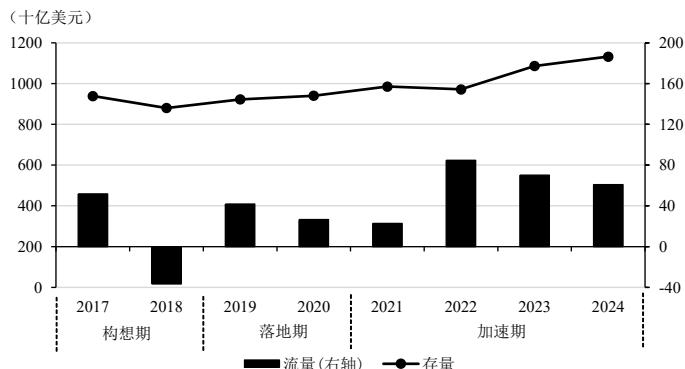


图4 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流量和存量变化（2017—2024年）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参见：<https://www.bea.gov/itable/direct-investment-multinational-enterprises>[2025-11-23]。

表5 美国对“印太”地区经济援助统计表（2017—2025年）

“印太战略”演变阶段	财年(FY)	援助总额(美元)	主要受援国家(地区) (接受援金额排序)
构想期	2017	约 18.5 亿	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缅甸、印度
落地期	2018	约 19.2 亿	孟加拉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2019	约 20.1 亿	孟加拉国、越南、尼泊尔、太平洋岛国
	2020	约 22.5 亿	孟加拉国、越南、菲律宾、湄公河地区
	2021	约 21.8 亿	孟加拉国、越南、尼泊尔、印度
加速期	2022	约 24 亿	孟加拉国、越南、菲律宾、太平洋岛国
	2023	约 26.5 亿	太平洋岛国、越南、菲律宾
	2024	约 30 亿	太平洋岛国、越南
调整期	2025	约 32 亿	太平洋岛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注：大部分经济援助项目需跨年度执行，且美国援助承诺与实际支出之间有一定时间差和额度调整，因此，历年援助金额均为估算值。其中，2025财年金额为预算申请额度，实际支出额度暂时无法确认。另外，表中援助金额仅包含发展援助、经济支持基金、全球卫生项目等经济援助项目，不包括军事援助项目。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对外援助官方数据库、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历年预算申请书整理计算。参见：<https://www.foreignassistance.gov/>[2025-11-24]; <https://www.state.gov/plans-performance-budget/>[2025-11-24]; <https://www.usaid.gov/cj>[2025-11-24]。

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双层博弈下，特朗普与拜登在各领域的政策偏好，不仅受到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以及两党外交政策偏好差异的影响，也是两位领导人个人特征与主观认知的集中体现。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加速全球战略收缩，将更多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倾斜；同时奉行经济单边主义，强势挑起对华贸易战，强化对华高新技术精准遏压，并对地区盟伴采取“交易主义”外交政策。这些政策行为本质上既是为了应对美国霸权过度扩张、维持成本过高这一客观现实，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贸易保守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既反映了美国共和党重视单边制裁、轻视多边制度规则等外交偏好，也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商人思维。拜登政府上台后，曾考虑取消或降低对华部分输美商品的关税，以缓解美国经济困境，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阻力和利益集团博弈，拜登政府最终不仅未能减少对华关税限制，而且宣布对中国出口“新三样”加征关税，致使这一阶段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不降反升（见图5）。然而，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重新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印太”盟伴体系与“小多边”机制建设，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见图6）。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其在国内政治掣肘、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以及盟伴信任透支等多重制约下做出的务实选择，也反映了拜登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在意识形态、战略认知与外交风格等方面与特朗普的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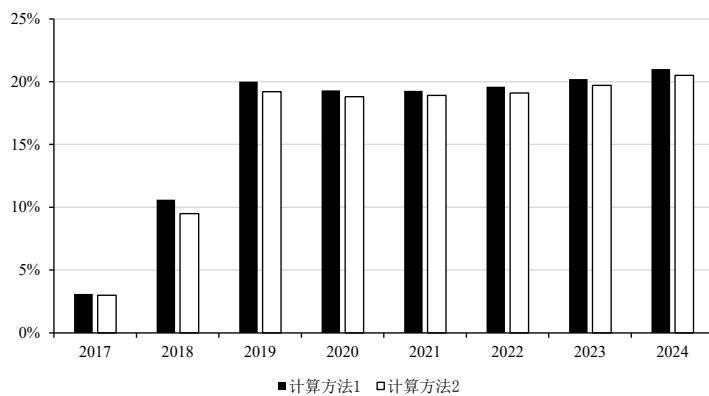


图5 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2017—2024年）

数据来源：计算方法1为笔者依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综合测算数据整理计算；计算方法2为笔者根据美国普查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参见：[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2025-11-23\]](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2025-11-23])；[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index.html\[2025-11-23\]](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index.html[2025-11-23])；[https://www.cbp.gov/\[2025-11-23\]](https://www.cbp.gov/[2025-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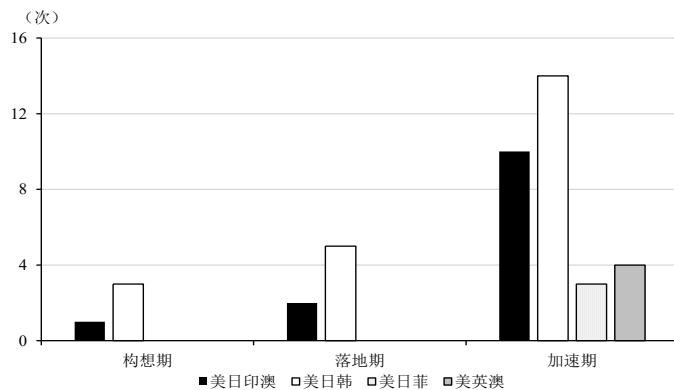


图6 美国主导的“印太”“小多边”机制各层级会议次数（2017—2024年）

注：因数据来源限制，笔者只统计了以各机制名义召开并对外公开的各层级正式会议次数，未统计工作层面或闭门会议次数，也未统计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其他多边场合的临时会面或非正式会晤次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白宫、美国国务院、日本外务省、印度外交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官网公布的文件资料整理计算。参见：[https://www.whitehouse.gov/\[2025-11-21\]](https://www.whitehouse.gov/[2025-11-21]); [https://www.state.gov/\[2025-11-21\]](https://www.state.gov/[2025-11-21]); [https://www.mofa.go.jp/\[2025-11-21\]](https://www.mofa.go.jp/[2025-11-21]); [https://mea.gov.in/\[2025-11-21\]](https://mea.gov.in/[2025-11-21]); [https://www.dfat.gov.au/\[2025-11-21\]](https://www.dfat.gov.au/[2025-11-21])。

### 精准遏华与降本增效：特朗普2.0时期“印太战略”的演变动向

诚然，考虑到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尚未发布最新版本的“印太战略”文件，加之特朗普素来以政策多变著称，其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印太战略”在新的历史阶段将如何演变，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也正是在这些弥漫的不确定性中，本文提供的分析思路更有其独特价值。同时，近期美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新动向，亦可为探究“印太战略”未来走向的“确定性”提供若干线索。

基于前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研判特朗普2.0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动向，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对以下三个维度的深度考察。

一是“大战略”视角下的战略定位与目标锚定。对这一维度的考察是研判特朗普2.0是否会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逻辑起点，涉及三重关键疑问：其一，特朗普2.0时期美国自我身份定位与对华战略定位是否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二，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印太战略”对于特朗普2.0实现主要战略目标、应对主要战略威胁是否仍然不可或缺；其三，特朗普2.0是否会延续“印太战

略”的目标设定与制度框架，若选择调整或重构，将基于何种战略考量，又是否具备调整或重构的客观条件。

二是“渐兴战略”视角下的战略评估与路径调整。对这一维度的剖析旨在判断特朗普2.0对“印太战略”既有成效与不足的评估，以及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可能进行的路径调整与规划，具体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在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看来，过去七年来“印太战略”主要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以及存在哪些主要缺陷与不足；其二，在新的内外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如何对“印太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改进、调整和纠错，以进一步增强战略资源保障，提升战略成效，并减少战略调整带来的潜在成本与风险。

三是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视角下的政策偏好及内外制约。这一维度主要是从特朗普个人理念与主观认知出发，尝试判断特朗普2.0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政策行为可能呈现哪些偏好和特征，以及是否会对该战略的续推增添更多阻力。具体而言，需解答两个关键问题：其一，特朗普2.0在新的国际—国内双层博弈下，可能会在哪些具体政策领域优先或重点发力，并对拜登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举措进行哪些优化调整；其二，集中体现了特朗普个人认知与偏好的相关政策调整，在“印太战略”的续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与内外掣肘。

### （一）特朗普2.0的战略定位与目标锚定

从战略倾向和目标定位来看，特朗普2.0预计将在加快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步伐的同时，继续推进以对华战略竞争为长期战略目标的“印太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既有战略框架。然而，其短期战略目标可能会从“全面遏华”调整为“精准遏华”。

特朗普一上台便迅速将结束乌克兰危机作为首个外交重点，多次扬言要退出北约，甚至不惜牺牲乌克兰和北约的利益来谋求与俄罗斯迅速达成战略和解。一方面，这些迹象反映了特朗普急于从乌克兰危机中脱身，停止承担更多对乌援助和防务责任的意图，凸显了美国在全球霸权松动背景下的战略疲惫以及加速全球战略收缩的倾向。<sup>[1]</sup>另一方面，这些动向也反映出特朗普迫切希望与俄罗斯达成某种“交易”，以避免在乌克兰危机及对华战略竞争中陷入“两线作战”

---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ance Speaks at Naval Academy Graduation”, May 2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Multimedia/Videos/videoId/963949/dvpTag/DGOV/\[2025-05-26\].](https://www.defense.gov/Multimedia/Videos/videoId/963949/dvpTag/DGOV/[2025-05-26].)

的困境，进而实现“联俄制华”的长期战略目标。<sup>[1]</sup>

尽管特朗普2.0时期美国战略收缩的边界尚不明确，<sup>[2]</sup>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期间也曾释放对华示好信号，但从其强势挑起对华关税战，<sup>[3]</sup>2025财年美国国防部专门为“太平洋威慑倡议”申请99亿美元预算，<sup>[4]</sup>《临时国防战略指导意见》将中国称作“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sup>[5]</sup>“军事重组计划”将“印太”作为唯一保留独立战区司令部的区域，<sup>[6]</sup>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强硬讲话，<sup>[7]</sup>以及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近乎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并强调“印太地区已是，并将继续是下个世纪经济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场地”<sup>[8]</sup>等一系列动向来看，全球战略收缩与对华示好都

[1] 张建：《特朗普2.0时代的美俄关系及其前景展望》，《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1期。

[2] 作为美国当前主流战略思潮之一，克制主义基于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过度扩张的反思和批判，呼吁美国以本土安全与繁荣为核心目标，聚焦自身核心安全与经济利益，缩减海外军事投入，对外实行基于现实的克制战略。主流克制主义不主张新孤立主义式的全面回撤，而强调对各地区战略部署进行“优先次序”的再选择。这一思潮对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的对外战略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关于战略收缩的边界究竟应止于所谓的“印太”地区还是北美地区，美国战略界仍存在一定争论。特朗普政府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将美国本土安全和西半球置于战略优先地位，但也特别强调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美国实际如何执行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参见：Priebe M., Schuessler J., Rooney B. and Castillo J., “Competing Visions of Restraint for U.S. Foreign Policy”, January 9,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739-2.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739-2.html)[2025-10-08]; Tausendfreund R., Keller P. and Logan J., “Europe in a US Grand Strategy of Restraint”, October 2, 2025, <https://dgap.org/en/mediacenter/europe-us-grand-strategy-restraint>[2025-10-0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2025-12-12]; 达巍：《特朗普2.0中美关系新特征与印太战略的空心化》，2025年9月27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50927/43979.html>[2025-11-14]。

[3] Collinson S., “Trump’s Tariff Onslaught against China Escalates a Battle the US May Not Be Able to Win”, April 9,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4/09/politics/china-trump-tariffs-trade-war>[2025-05-15].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dget,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Fiscal Year 2025”, March 2024,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5/FY2025\\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5/FY2025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2025-05-15].

[5] Horton A. and Natanson H., “Secret Pentagon Memo on China, Homeland Has Heritage Fingerprints”, March 29,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5/03/29/secret-pentagon-memo-hegseth-heritage-foundation-china>[2025-05-15];《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图穷匕见》，2025年4月10日，[https://mil.gmw.cn/2025-04/10/content\\_37957402.htm](https://mil.gmw.cn/2025-04/10/content_37957402.htm)[2025-05-15]。

[6] 《美国防部“军事重组计划”曝光》，2025年4月9日，<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50409/47c504c7a7c04fec8d6267f4ff60e7f8/c.html>[2025-05-15]。

[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May 31,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2025-06-02].

[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2025-12-12].

只是特朗普 2.0 为了缓解经济困境、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而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其对华战略定位与霸权护持的决心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且显然仍计划继续加强“印太”前沿部署，投入更多战略资源，以开展对华战略竞争（见图 7）。<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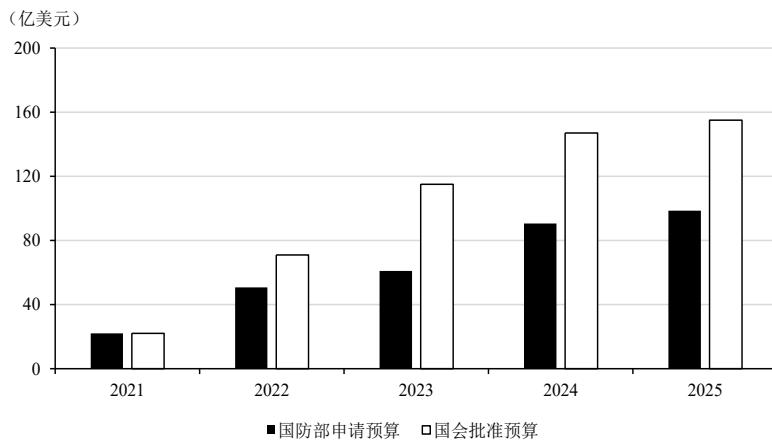


图 7 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历年预算（2021—2025 财年）

数据来源：笔者主要根据历年美国国防部预算申请文件、美国《国防授权法》、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研究报告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其中，2023 年预算申请和批准额度参考了光明网等媒体报道。参见：[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Budget-Materials/\[2025-11-20\]](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Budget-Materials/[2025-11-20])；[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350\[2025-11-20\]](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350[2025-11-20])；[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852\[2025-11-24\]](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852[2025-11-24])；[https://mil.gmw.cn/2024-01/10/content\\_37081292.htm\[2025-11-20\]](https://mil.gmw.cn/2024-01/10/content_37081292.htm[2025-11-20])；[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ongress-ndaa-china-drone-20231222/7409182.html\[2025-11-20\]](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ongress-ndaa-china-drone-20231222/7409182.html[2025-11-20])。

因此，无论特朗普 2.0 追求的是全球霸权还是地区霸权，只要其在霸权护持逻辑下，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与战略威胁，“印太”地区仍将是其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印太战略”便仍然具备续推价值。<sup>[2]</sup>未来一段时期，如果乌克兰危机和全球关税战能够按照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并且在对华竞争和遏压力度上持续加码。

同时，鉴于“印太战略”最初由特朗普提出，且美国两党在“印太”地区

[1] Gordon M. and Seligman L., “Pentagon Official at Center of Weapons Pause on Ukraine Wants U.S. to Focus on China”, July 13,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pentagon-official-at-center-of-weapons-pause-on-ukraine-wants-u-s-to-focus-on-china-a0c90fd4\[2025-10-08\]](https://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pentagon-official-at-center-of-weapons-pause-on-ukraine-wants-u-s-to-focus-on-china-a0c90fd4[2025-10-08]).

[2] 张高胜：《特朗普“印太战略”具有“军事优先”特性》，2025 年 6 月 10 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250610/43833.html\[2025-07-15\]](https://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250610/43833.html[2025-07-15])。

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必要性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特朗普继续推进该战略并延续其遏华目标的国内阻力也相对较小。此外，特朗普仅有一个任期，国内政治经济改革、解决移民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等已耗费其大量时间和精力，短期内并不具备对“印太战略”的制度框架进行重大颠覆性调整或重新出台替代性区域战略的成熟条件。因此，相较于彻底放弃“印太战略”或摒弃拜登政府留下的“印太遗产”，特朗普第二任期选择部分继承既有制度框架的可能性相对更大。<sup>[1]</sup>

然而，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内经济困境、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仍在加剧，机构整改面临诸多挑战，政府财政负担愈加沉重，资源调动能力更加有限，加上解决乌克兰危机愈加棘手，特朗普2.0续推“印太战略”的内顾倾向可能会比拜登政府更加明显，并可能意识到，短期内美国难以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实现全面遏华的战略目标。这也意味着，一方面，特朗普2.0可能会更加注重通过“印太战略”迅速提升美国的相对硬实力，而非维护和扩大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影响力。另一方面，相较于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特朗普2.0或许更加看重“印太战略”的短期遏华成效。因此，为了在仅剩不足四年的任期内取得更多实质性遏华成果，最大限度地提升实力、巩固政权，特朗普可能会在拜登政府“一体化印太战略”的基础上，适当缩小遏华范围，进一步降低遏华成本，优先在他认为更有利于改善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对中国生存和发展影响更大的关键领域强化对华精准遏压，阻止中国取得地区或全球主导地位。

## （二）特朗普2.0的战略评估与路径调整

从战略评估与路径调适来看，尽管目前“印太战略”已在多个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与进展，但考虑到特朗普对拜登政府的推进方式、遏华成效、成本—收益比等方面均有不满，且其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严峻，战略资源保障能力更加有限，因此特朗普2.0可能会加紧对“印太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局部改进、调适与纠错。

从特朗普1.0至今，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战略层面以及具体政策实践层面均取得了一定实效与进展。一是在认知层面，美国借助“印太战略”促进了域内外主要经济体对其政策的跟进，重塑了自身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

[1] 刁大明：《从1.0到2.0：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力和话语权，<sup>[1]</sup>并冲击了中国在传统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削弱了域内主要成员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积累的战略互信与集体身份认同感。<sup>[2]</sup>二是在战略层面，“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推动了美国以全面遏华为主要目标的“新一体化区域战略”基本成形，也促进了美国“印太”盟伴体系向复合型、嵌套式、网络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前沿战略部署与军事存在。<sup>[3]</sup>三是在具体政策层面，“印太战略”的加速推进致使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对华威胁认知显著增强，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遭受冲击。<sup>[4]</sup>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关键矿产、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承受的政策压力与国际合作阻力加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

对特朗普2.0而言，这些进展不仅为其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与政治遗产，而且增加了其彻底摒弃“印太遗产”的沉没成本。然而，在特朗普及美国战略界看来，拜登执政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这无疑为特朗普2.0续推该战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阻力。

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构建“印太排华经济圈”和“反华战略包围圈”，重塑中国周边环境，以实现全面遏华目标，这势必要求其长期投入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战略资源作为支撑。然而，在美国国内通胀高企、财政赤字膨胀与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依靠更多政治承诺、战略部署或经济投入来推进“印太战略”的能力和筹码明显不足。因此，其拉拢盟友、拼凑联盟的努力不但成效有限，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与财政负担，致使“印太战略”日益陷入“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难至”的尴尬境地。<sup>[5]</sup>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点在于拓展“印太”盟伴网络，强化复合型同盟体系建设，并联合盟伴围绕“中间地带”开展对华间接博弈，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投资承诺以及舆论战等手段，争取域内更多第三方国家

---

[1] 陈积敏：《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期。

[2] 蒋芳菲：《“二元格局论”再审视：中美“印太”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美国研究》，2023年第5期。

[3] 郑海琦、李家胜：《美国印太复合联盟的构建及影响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1期。

[4] 岳圣淞：《“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

[5] 凌胜利：《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中国的认知与战略应对》，《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金君达：《美国落实“印太经济框架”的国内政治制约》，《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5期；达巍、王鑫：《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外交战略的延续与变异》，《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的支持和配合。其优势在于可以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并借助盟伴力量围困中国，使美国在长期对华战略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其劣势在于短期内的成本—收益比过高，且布局过于广泛，缺乏明确的重心，不仅给域内盟伴和“中间地带”国家提供了更多“占美国便宜的机会”，而且促使中国加快高新技术自主创新的步伐，从而制约了集体威慑与遏华策略的实际成效。<sup>[1]</sup>

鉴于此，特朗普 2.0 可能会针对上述缺陷和不足，调整短期战略目标，并且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推行一套更具交易主义色彩和单边强制性的战略实施路径。

其一，从战略重点来看，特朗普 2.0 可能会减少对“印太”地区盟伴以及“中间地带”的资源投入，将对华战略博弈重点由“拉拢盟伴和中间地带的间接博弈”向“对华直接博弈为主、间接博弈为辅”的方向演变。

鉴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见图 8），特朗普政府可用于“印太”地区的经济投入愈发有限，且只有一个任期、秉持“交易主义”外交理念的特朗普高度重视短期经济收益，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被盟伴占便宜”的问题，其对“印太”盟伴和“中间地带”国家的资源投入可能会大幅减少，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压榨力度。<sup>[2]</sup>加之特朗普自第一任期便惯于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行经济单边主义，挥舞关税大棒对世界各国进行极限施压，已引起域内多国强烈反感，其在“中间地带”也不具备对华竞争优势。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短期经济成本更低、收益相对更加显著的对华直接博弈上。<sup>[3]</sup>例如，美国可能会更加侧重于升级对华关税战、贸易战，并阶段性开展中美双边谈判；同时推动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武器化”等。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中美之间则可能呈现以直接竞争为主、间接博弈为辅的局面。

[1] Broadwater L., “America vs. the World: Trump Shows How Far He Is Willing to Take ‘America First’”, March 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04/us/politics/trump-america-first.html>[2025-05-01]; Pereira I., “‘They’re Ripping Us Off’: Trump’s Long-standing Grievance Driving His Risky Tariffs”, April 4, 2025,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heyre-ripping-us-off-trumps-long-standing-grievance/story?id=120447216>[2025-05-01]; 叶海林、李铭恩：《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1 期。

[2] 《当代美国评论》编辑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前景——王缉思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5 年第 1 期。

[3] 也有学者将美国对华博弈方式的转变概括为从特朗普 1.0 时期的“一对一”到拜登时期的“多对一”，再到特朗普 2.0 时期的“一对多”。参见达巍：《特朗普 2.0 中美关系新特征与印太战略的空心化》，2025 年 9 月 27 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50927/43979.html>[2025-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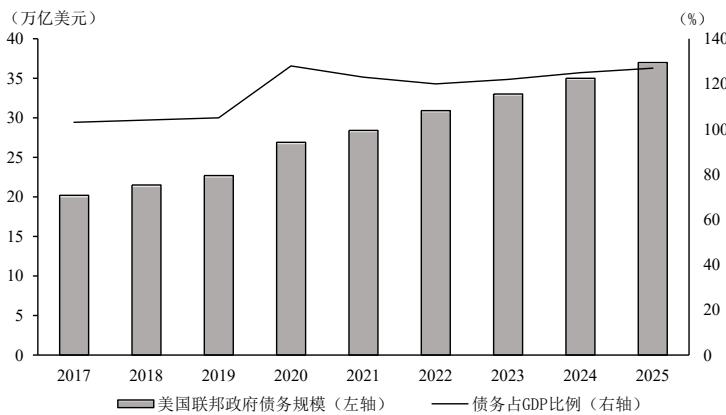


图8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与债务率（2017—2025年）

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相关数据整理。其中，2017—2023年的数据为实际历史数据，2024—2025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参见：[https://www.whitehouse.gov/omb/information-resources/budget/historical-tables/\[2025-11-18\]](https://www.whitehouse.gov/omb/information-resources/budget/historical-tables/[2025-11-18])。

其二，从战略支点来看，特朗普2.0时期美国可能会减少“印太”核心盟伴的数量，加大对部分盟伴的利益压榨与成本转嫁力度，并对拜登政府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构建的地区盟伴网络重新进行圈层化调整。

在强化对华精准遏压的需求下，特朗普2.0可能选择延续“印太”复合型联盟网络的基本架构，不会完全背弃盟友或选择全方位“退群外交”。<sup>[1]</sup>但在自身战略资源保障能力不足与“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等理念的影响下，特朗普2.0可能会缩减依托的主要战略支点国家数量，对不同层级盟伴的政策也可能更加分化。

例如，对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实力相对较强且特朗普第一任期便已认定的关键盟伴，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能会延续以利诱、拉拢为主，威逼、压榨为辅的策略，频繁与之开展双边或多边对话和谈判，在榨取更多经济利益的

[1] 刁大明：《从1.0到2.0：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同时，诱迫其承担更大的遏华责任与防务成本。<sup>[1]</sup>对于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实力相对较弱且对美国非对称性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的盟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以威逼和压榨为主、利诱和拉拢为辅的策略，充分榨取其经济利益和战略资源，胁迫其以增加对美国进口、置换资源开采权、增加防务成本等方式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或经济利益，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凸显。<sup>[2]</sup>对于新西兰、斐济以及其他东盟成员等实力相对较弱，但对美国非对称性依赖程度较低、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小国家，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其相对更加冷落，甚至对部分不合作的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单边制裁措施。<sup>[3]</sup>

其三，从战略手段来看，特朗普2.0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单边制裁、双边谈判、极限施压等手段来提升战略成效，进一步降低对传统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支持力度，并减少对“印太经济框架”和既有“小多边”机制的资源投入。

相较于外交经验丰富的拜登政府，特朗普第二任期续推“印太战略”时，其手段的多元化和精巧程度可能有所减弱。然而，具备商业思维的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将经济议题与非经济议题交织起来，并通过单边制裁与双边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对区域内各国进行极限施压，以更为激烈的冲突手段迫使对方屈服。<sup>[4]</sup>例如，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加征关税、出口管制、威胁“退群”等手段，以及反复、极端的交易手法，威逼、利诱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举措，并在其他非经济领域对美国妥协。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将朝核问题等非经济议题作为筹码，逼迫各利益攸关方在经贸问题上对美国让步。

另外，考虑到特朗普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功利态度和对承担更多地区责任的抵触心理，即便完全“退群”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等传统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支持力度，弱化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Unprecedented U.S. – Japan Strategic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July 2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7/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unprecedented-u-s-japan-strategic-trade-and-investment-agreement/\[2025-08-03\]](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7/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unprecedented-u-s-japan-strategic-trade-and-investment-agreement/[2025-08-03]); Johnson J., “U.S. Demands Australia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to 3.5% of GDP”, June 2, 2025,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5/06/02/asia-pacific/politics/us-australia-defense-spending/\[2025-08-03\]](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5/06/02/asia-pacific/politics/us-australia-defense-spending/[2025-08-03]).

[2] Mackenzie J. and Chia O., “Trump Announces Deal to Impose 15% Tariff on South Korea”, July 31,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zxpvl9krxwo\[2025-08-03\]](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zxpvl9krxwo[2025-08-03]); Buchwald E., “Trump Announces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Terms of Deal with Indonesia”, July 23,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7/22/business/trump-philippines-trade-deal\[2025-08-03\]](https://edition.cnn.com/2025/07/22/business/trump-philippines-trade-deal[2025-08-03]).

[3] 《美国关税“分而治之”，东盟需要“团结破局”》，2025年7月21日，[https://news.gmw.cn/2025-07/21/content\\_38163226.htm\[2025-08-03\]](https://news.gmw.cn/2025-07/21/content_38163226.htm[2025-08-03])。

[4] 李泉：《政治领导人的行为码与领导力特征分析》，《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印太经济框架”在“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并重新评估和调整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减少对其资源投入。例如，对于短期经济投入相对较少而战略收益相对较大的机制，特朗普可能会选择保留并继续强化；对于短期投入较大但战略收益也较大的机制，特朗普可能会通过扩建或重组来转嫁成本；对于短期投入较大且战略收益较小的机制，特朗普则可能会选择弱化、搁置，甚至摒弃。

### （三）特朗普 2.0 的政策偏好与内外掣肘

从政策偏好与内外掣肘来看，在国际—国内双层博弈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将续推“印太战略”与对内改善美国政治经济状况、对外精准遏华和降本增效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优先在经贸、安全领域重点发力，并对高技术、政治外交领域的政策举措进行优化调整。然而，特朗普过于自利且短视的政策行为，必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掣肘。

其一，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可能打着“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挑起更大规模的对华关税战、贸易战和金融战，逼迫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与美国达成新的不平等交易。

考虑到特朗普个人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利益和中美贸易逆差，特朗普 2.0 可能会继续在其最为关注和擅长的经济领域加大遏华力度，不断挑起并升级对华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等，进一步推动对华经济“脱钩”和“战略性去风险”，以达到对内提升经济实力，对外重塑中美经贸关系、遏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sup>[1]</sup>2025 年 2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多轮对华关税战，持续提高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有力反制，中美经贸联系和战略互信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5—7 月，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前两轮经贸谈判中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轮中美经贸会谈中，双方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sup>[2]</sup>10 月，在中国针对美国采取强有力的对等反制措施后，中美元首在釜山会晤中达成了多项共识。<sup>[3]</sup>11 月 1 日，双方宣布达成一项贸易和经济协议，暂时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于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的担忧。

---

[1] Lighthizer R., *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23.

[2] Gan N., Bacon A. and Liu J., “US and China Agree to Drastically Roll back Tariffs in Major Trade Breakthrough”, May 12,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5/12/business/us-china-trade-deal-announcement-intl-hnk\[2025-08-04\]](https://edition.cnn.com/2025/05/12/business/us-china-trade-deal-announcement-intl-hnk[2025-08-04]); 朱政宇：《中美斯德哥尔摩经贸谈判：进展与展望》，2025 年 8 月 1 日，[https://fddi.fudan.edu.cn/57/01/c21253a743169/page.htm\[2025-12-28\]](https://fddi.fudan.edu.cn/57/01/c21253a743169/page.htm[2025-12-28])。

[3] 《外媒关注中美元首会晤：释放缓和信号 推动关系稳定发展》，2025 年 10 月 31 日，[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1031/t20251031\\_527414443.shtml\[2025-11-14\]](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1031/t20251031_527414443.shtml[2025-11-14])。

除中国外，特朗普第二任期也通过加征所谓的“对等关税”，陆续对其他“印太”盟伴进行极限施压，旨在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转嫁遏华成本，同时迫使中国妥协退让。2025年3月，特朗普宣布将对全球多国加征高额关税，引起了日本、韩国等国的强烈反对。<sup>[1]</sup>随后，特朗普又在4月举行的第一轮美日关税谈判中，强硬要求日本扩大对美进口，并取消关税以外的限制。<sup>[2]</sup>7月，继高调宣布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印太”盟伴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后，特朗普政府又发布了对印度、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的新关税税率。<sup>[3]</sup>从这些明显不对等的新双边贸易协议及其谈判过程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仍可能会在不断对华开战与开展阶段性谈判中反复摇摆，甚至还可能采取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等极端手段，逼迫中国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以实现所谓的“中美经贸再平衡”。

其二，在安全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继续渲染台海紧张局势，加快推进国内军事体制改革，巩固“印太”军事同盟体系，以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对华战略威慑力。

一方面，为了践行“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并与关税战形成更大遏华合力，特朗普第二任期预计将在其高度重视的军事安全领域，继续加大对华战略遏压与威慑力度，尤其是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和炒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首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并在发言中明确表达了特朗普政府对“印太”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sup>[4]</sup>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可能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剧“印太”盟伴的安全焦虑，并以此为由逼迫盟伴提高军费开支，助其强化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美国国防系统体制僵化、经费滥用、创新减缓等问题的不满，因此，其第二任期可能更加注重通过加速国防系统改革

[1] 许弢：《特朗普：4月2日起对全球展开“对等关税”》，2025年3月5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503/05/t20250305\\_39310208.s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503/05/t20250305_39310208.shtml)[2025-05-02]。

[2] 陈益彤：《美日首轮谈判暴露美方焦虑情绪》，2025年4月22日，[http://ipaper.ce.cn/pc/content/202504/22/content\\_312633.html](http://ipaper.ce.cn/pc/content/202504/22/content_312633.html)[2025-05-02]。

[3] The White House, “Further Modifying the Reciprocal Tariff Rates”, July 3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further-modifying-the-reciprocal-tariff-rates/>[2025-08-04].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May 31,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2025-07-26].

与深化国际安全合作，进一步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对华战略威慑力和实际作战能力。<sup>[1]</sup>一是可能加快推进“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计划”“陆军转型计划”等改革计划，精简兵力结构，削减军队冗余开支，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军事智能化水平，增强美军在“印太”战场的侦查、防护及精确打击能力。<sup>[2]</sup>二是可能延续其任内推动的“太平洋威慑倡议”，继续以较大规模专项军费投入来支持部署新型武器、升级反导系统、增强防空和导弹防御力量，以及深化与盟友的合作等（见图9）。<sup>[3]</sup>三是可能进一步深化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盟伴之间的安全合作，通过构建网络化的安全结构来增强“印太”同盟体系的“韧性”，提升集体战略威慑能力。<sup>[4]</sup>

---

[1] Nouwens M., “US Commitment to the Indo-Pacific: Peace through Strength”, June 12, 2025,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5/06/us-commitment-to-the-indo-pacific-peace-through-strength/2025-07-26>.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my Transformation and Acquisition Reform”, April 30, 2025, <https://media.defense.gov/2025/May/01/2003702281/-1/-1/ARMY-TRANSFORMATION-AND-ACQUISITION-REFORM.PDF>[2025-08-07]; McCusker E., “Defense Reform—Effectively Turning Worthy Goals into Action”, June 2, 2025,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defense-reform-effectively-turning-worthy-goals-into-action/>[2025-07-26];《美海军陆战队修订航空兵战略，“确保可带来致命打击”》，2025年2月6日，<http://www.news.cn/milpro/20250206/8ed7ddb9c8942fdb4b12d3d7ef8d20e/c.html>[2025-07-26];《美国陆军加快智能化建设维护霸权》，2025年6月30日，<http://www.news.cn/milpro/20250630/56b6c58fed654df088961f75c2e0109e/c.html>[2025-07-26]。

[3] Dumbache E., Horowitz M. and Kahn L., “Will Trump’s ‘Big Beautiful’ Defense Spending Last?”, July 9, 2025,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will-trumps-big-beautiful-defense-spending-last>[2025-08-07]; Judson J., “Army to Grow Air Defense Force by 30%”, August 6, 2025, <https://www.defensenews.com/land/2025/08/05/army-to-grow-air-defense-force-by-30/>[2025-08-07].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my Transformation and Acquisition Reform”, April 30, 2025, <https://media.defense.gov/2025/May/01/2003702281/-1/-1/ARMY-TRANSFORMATION-AND-ACQUISITION-REFORM.PDF>[2025-08-07]; Matisek J. and Micciche J., “DoD 3.0: Rebooting the Pentagon for the Next War”, June 6, 2025, <https://mwii.westpoint.edu/dod-3-0-rebooting-the-pentagon-for-the-next-war/>[2025-0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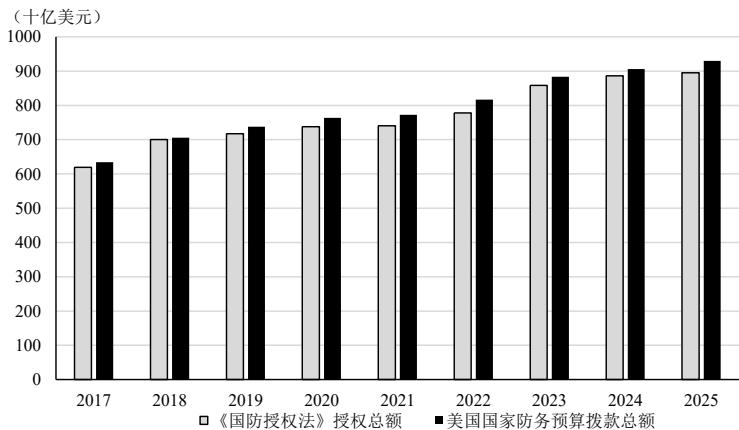


图9 美国历年国防预算总额（2017—2025财年）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会发布的《国防授权法》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年度预算报告相关数据整理并绘制。参见：[https://www.congress.gov/\[2025-11-24\]](https://www.congress.gov/[2025-11-24]);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Budget-Materials/\[2025-11-24\]](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Budget-Materials/[2025-11-24])。

其三，在高技术领域，特朗普2.0可能从对华全面技术封锁策略转变为“战略性开口”与“选择性围堵”相结合的精准打击模式，加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与政策支持，并推行一系列强力去监管和大幅安全化的政策组合。<sup>[1]</sup>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包括监管人工智能安全性在内的数十项政策，宣布OpenAI、软银和甲骨文将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建设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sup>[2]</sup>任命多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领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sup>[3]</sup>并发布了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sup>[4]</sup>同时，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日本、荷兰、韩国等盟友的施压和蚕食力度，并指示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限制中

[1] 刘典：《英伟达H20解禁：特朗普“去监管化”与遏华政策的双重转向》，2025年7月17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zYxOTIwOQ==&mid=2247518775&idx=2&sn=1905243782fb93856767e6553aaeb5ff&chksm=fcd95f5aa7c4c27c225514c419ff69fb18a3bb69155b6a3e4cf2364731e5094f07b0741ac6d&scene=27\[2025-11-1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zYxOTIwOQ==&mid=2247518775&idx=2&sn=1905243782fb93856767e6553aaeb5ff&chksm=fcd95f5aa7c4c27c225514c419ff69fb18a3bb69155b6a3e4cf2364731e5094f07b0741ac6d&scene=27[2025-11-14])。

[2] Holland S., “Trump Announces Private-sector \$5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I Infrastructure”，January 2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e/trump-announce-private-sector-ai-infrastructure-investment-cbs-reports-2025-01-21/2025-04-30>。

[3] Bennett B., “Exclusive: Trump Pushes Out AI Experts Hired By Biden”，April 29, 2025, [https://time.com/7280528/trump-ai-experts-musk/\[2025-04-30\]](https://time.com/7280528/trump-ai-experts-musk/[2025-04-30])。

[4] The White House, “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July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7/Americas-AI-Action-Plan.pdf\[2025-08-0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7/Americas-AI-Action-Plan.pdf[2025-08-07])。

国在美国科技、能源等战略行业的投资。<sup>[1]</sup>

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将服务国内科技新贵与榨取盟伴关键资源、强化高技术领域精准遏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是可能通过加征关税、税收减免、研发资助或国内立法等方式，推动美国国内主要科技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加对美投资，合力完善美国科技创新体系，夯实美国科技实力，并细化、强化对华高技术遏压举措。<sup>[2]</sup>二是可能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升级旧法案、通过新法案，以及对地区盟伴极限施压等方式，调整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完善多边管制框架，切断中国获取其他关键技术及相关设备和服务的渠道，进而阻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sup>[3]</sup>三是可能会加速关键矿产的“去中国化”供应链布局。一方面，推进美国近海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寻求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盟伴建立部分关键矿产的替代供应链，加速美国及其地区盟伴对华科技“脱钩”。<sup>[4]</sup>

其四，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和调整“小多边”机制来重塑地区盟伴关系，并更加频繁地开展“交易型”外交。<sup>[5]</sup>

一方面，为了弥补美国战略雄心与自身实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印太战略”精准遏华与降本增效的双重目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既蓄意加大对地区盟

---

[1] Roche B., “Trump Administration Plans New Curbs on Chip Exports to China and Pressures Allies to Follow Suit”,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export.org.uk/insights/trade-news/trump-administration-plans-new-curbs-on-chip-exports-to-china-and-pressures-allies-to-follow-suit/\[2025-04-30\]](https://www.export.org.uk/insights/trade-news/trump-administration-plans-new-curbs-on-chip-exports-to-china-and-pressures-allies-to-follow-suit/[2025-04-30]).

[2] Palmer D., “Trump Says He Will Put 100 Percent Tariff on Semiconductors”, August 6,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8/06/trump-says-he-will-put-100-percent-tariff-on-semiconductors-00496413\[2025-08-07\]](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8/06/trump-says-he-will-put-100-percent-tariff-on-semiconductors-00496413[2025-08-07]).

[3] Duran P., “US Pushes Japan, Netherlands on Stricter Chip Controls for China”, July 18, 2024, [https://www.capitalbrief.com/newsletter/us-pushes-japan-netherlands-on-stricter-chip-controls-for-china-3f80bc97-3edc-4368-9482-6ea4b5cbc16a/\[2025-08-07\]](https://www.capitalbrief.com/newsletter/us-pushes-japan-netherlands-on-stricter-chip-controls-for-china-3f80bc97-3edc-4368-9482-6ea4b5cbc16a/[2025-08-07]); 阮佳琪：《特朗普施压日本荷兰：限制中国，我们要加码》，2025年2月25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02\\_25\\_766244.shtml\[2025-08-07\]](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02_25_766244.shtml[2025-08-07]); 燕赤霞：“‘高筑墙’变‘收费站’：特朗普政府AI芯片对华出口抽成放行的内外逻辑”，2025年9月8日，[https://ffddi.fudan.edu.cn/63/42/c21253a746306/page.htm\[2025-10-09\]](https://ffddi.fudan.edu.cn/63/42/c21253a746306/page.htm[2025-10-09])。

[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Quad Foreign Ministers”,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quad-foreign-ministers/\[2025-05-05\]](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quad-foreign-ministers/[2025-05-05]).

[5] Agrawal R., “Trump Is Ushering in a More Transactional World”, January 7,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1/07/trump-transactional-global-system-us-allies-markets-tariffs/\[2025-05-05\]](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1/07/trump-transactional-global-system-us-allies-markets-tariffs/[2025-05-05]); Madhani A., “Trump’s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Diplomacy Is a Driving Force on the World Stage”, March 9,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transactional-diplomacy-tariffs-russia-ukraine-canada-e70f0e800b1c7891a0fa4f21a28c67af\[2025-05-05\]](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transactional-diplomacy-tariffs-russia-ukraine-canada-e70f0e800b1c7891a0fa4f21a28c67af[2025-05-05]).

伴的压榨力度，也需要鼓动它们继续支持和配合美国的遏华政策。为此，特朗普可能会以“中国威胁”为由，在“印太”地区开展更加频繁的首脑外交和双多边高层互动，极力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以防务承诺、扩大军售、关税施压等方式，诱迫部分盟伴达成新的不平等交易。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对不同“小多边”机制进行调整，重塑地区盟伴网络。例如，从特朗普的个人表态以及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晤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等动向可以看出，美国有意进一步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多边合作。<sup>[1]</sup>然而，美国与印度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及其他分歧，可能导致四方合作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又如，从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可以看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重视并试图推进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强化美日、美韩双边关系。<sup>[2]</sup>然而，美日、美韩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特朗普逼迫日本、韩国增加防务预算的做法，对美日、美韩关系都造成了一定冲击。加之日韩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及两国国内政局动荡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未来该机制下的三边合作可能面临更大阻力。此外，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核心支撑在于美国牵头的美日对菲律宾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这与特朗普“降本增效”的政策诉求不符。因此，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继续保留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继续加大对其实力的鼓动和施压，利用其牵制中国；另一方面，要求日本和菲律宾增加防务开支，或将该机制扩展为美日澳菲四方机制，以实现成本分摊。

总之，相较于前三个阶段，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政策举措可能会更为聚焦，且更加鲜明地体现特朗普个人理念、利益偏好与行事风格。<sup>[3]</sup>除了受国际战略环境、美国经济状况以及特朗普心理环境变化的影响外，这也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集中程度显著增强，其决策团队几乎都是唯命是从、政治经验不足的“服从者”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决策行为，在平衡性和专业性等方面可能会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Quad Foreign Ministers”,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quad-foreign-ministers/\[2025-05-05\]](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quad-foreign-ministers/[2025-05-05]).

[2]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mmary of the Fiscal Year 2025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2025)”,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fy25\\_ndaa\\_conference\\_executive\\_summary.pdf\[2025-10-08\]](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fy25_ndaa_conference_executive_summary.pdf[2025-10-08]).

[3] Kalash S., “From MAGA to MTGA: How Trump’s Foreign Policy Became about Making Trump Great Again”, July 31, 2025,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from-maga-to-mtga-how-trumps-foreign-policy-became-about-making-trump-great-again/\[2025-08-07\]](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from-maga-to-mtga-how-trumps-foreign-policy-became-about-making-trump-great-again/[2025-08-07]).

进一步弱化。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这些过于自利且短视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状况、地区局势及国际环境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导致美国“印太战略”的实际推进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掣肘，甚至存在“空心化”的风险。<sup>[1]</sup>

一是特朗普对中国及域内多个盟伴强势挑起关税战，不仅未能有效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和缓解美国经济困境，反而可能引发美国国内更多“反特朗普”抗议活动，并严重损害美国国际信誉与对外关系，进一步动摇其全球霸权的根基。

二是特朗普无视地区盟伴的主观意愿与利益需求，肆意采取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等方式，诱迫多个盟伴达成不平等交易，逼迫其承担更大遏华风险和成本，不仅造成了美国与“印太”盟伴间信任流失、摩擦骤增，也将对美国“印太”复合型同盟网络建设及“小多边”机制下的多方合作造成更大阻力。<sup>[2]</sup>

三是特朗普以遏华为借口，极力提升国防预算，加速国内军事改革，挑动地区阵营对抗，强化“印太”战略部署等政策举措，不仅可能面临美国“军工复合体”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更大掣肘，加剧其财政负担，还将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增加中美爆发大规模直接冲突的风险。<sup>[3]</sup>

四是美国与欧盟、北约关系的裂痕不断扩大，加之特朗普在中东、美洲等其他地区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显著加剧了“印太”盟伴对于“被美国背叛和抛弃”的战略焦虑，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质疑。<sup>[4]</sup>这一态势不仅可能对这些盟伴的政策选择产生潜在影响，还可能对“印太”地区其他中小国家形成更强烈的警示效应，进而增强其在中美之间避免“选边站队”的主观能动性。

## 结语

从特朗普1.0到2.0，美国“印太战略”经历了从构想到落地，再到加速推

---

[1] 达巍：《特朗普2.0中美关系新特征与印太战略的空心化》，2025年9月27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50927/43979.html>[2025-11-14]。

[2] Kanodia K., “US Indo-Pacific Allies Are Unhappy about Trump’s Defense Demands They Have Comply”, July 14,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7/us-indo-pacific-allies-are-unhappy-about-trumps-defence-demands-they-have-comply>[2025-08-08].

[3] Kanodia K., “US Indo-Pacific Allies Are Unhappy about Trump’s Defense Demands They Have Comply”, July 14,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7/us-indo-pacific-allies-are-unhappy-about-trumps-defence-demands-they-have-comply>[2025-08-08].

[4] Heydarian R. J., “Brave New World Disorder: Asian Allies Fear Trump Abandonment”, March 14, 2025,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brave-new-world-disorder-asian-allies-fear-trump-abandonment>[2025-11-14].

进的阶段性演变。从“大战略”与“渐兴战略”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该战略的形成与演变不仅是美国在“刚性目标”与“弹性路径”之间不断调适与纠错的过程，更是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探索亚太区域战略转型升级的最新尝试。从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的视角来看，该战略本质上是美国为了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遏制中国经济技术发展而出台的重大地区战略，也是美国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困境、维护地区霸权地位的工具，更是特朗普与拜登个人特征与主观认知的集中体现。

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有意加速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步伐，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会彻底摒弃“印太战略”。基于对既有战略成效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综合评估，特朗普2.0大概率会继续推进该战略，并延续其遏华目标与基本战略框架，但可能会在短期目标、战略路径和具体举措上进行一系列调整。其核心逻辑可能会从拜登时期的“全面遏华”转向“精准遏华”，从“追求长期竞争力”转向“短期成本效率优先”，从“间接博弈为主”转向“直接遏压为主”，从“价值观联盟”转向“交易性合作”，从“多领域全面布局”转向“关键领域重点发力”。这些调整既根植于美国日益凸显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也反映了特朗普2.0对华战略竞争策略的实用主义转向。

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加剧了地缘对抗，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而且对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较大冲击。特朗普2.0过于自利且短视的战略调整，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状况、地区安全局势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导致美国“印太战略”的实际推进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掣肘。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已愈发重要，也深刻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方向与实际成效。2025年，面对美国强势挑起关税战，中国积极应对及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正是对这一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面对特朗普的回归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走向，中国应冷静观察，去伪存真，在战略迷雾中精准锚定其演变逻辑与霸权内核，科学研判其潜在影响，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和应对，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一方面，需要看到特朗普2.0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的较强延续性，以及美国在该战略框架下加大对华战略遏压与威慑力度的必然性，增强底线思维，并在各相关领域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另一方面，也需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内外掣肘及其战略调整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转圜空间，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韧性，主动化危为机。具体而言，可

考虑采取以下措施：继续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主动设置针对美国的谈判议程，开展更为精细化的周边外交，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区域供应链重塑与合作范式转型升级，引领国际贸易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通过上述举措，最大限度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的负面影响，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国际信誉与领导力，引导周边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邱静）

the bipartisan game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for intensifying conflicts and the loss of debt control. Looking ahead, debt risk is no longer a simple issue of fiscal sustainability, but a systemic risk interwoven with short-term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long-term institutional erosion. The policy practices represent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uch as large-scale tax cuts without funding sources, attempts to cover deficits with tariffs and open intervention in monetary policy, and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s how fiscal pressure has been distorted into a political tool and triggered a “fiscally dominated” risk process. This failure of governance is fundamentally changing the global perceptions of US debt risk through eroding the credit of US dollars and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these will hav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 From Trump 1.0 to 2.0: The Evolution and New Dynamics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Jiang Fangfei

97

Since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follow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heritance and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an “Integrated Indo-Pacific Grand Strategy” centered on the core strategic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containing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 conceptualization,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and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This strategic evolu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recalib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rigid objectives” and “flexible pathways”. It is not only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but also being constrained and influenced by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its leaders. In Trump’s second term, he is likely to perpetuate this strategy, maintaining its China-containment objective and basic strategic framework. However, guided by the logic of “precise containment of China” and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the Trump 2.0 administration would likely further optimize the strategic pathways regarding priorities, fulcrums and means and so forth. By concentrating on economic and trade, security and high-tech domains, it aims to enhance the short-term effectiveness of containment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deterrence against China. These overly self-interested and short-sighted strategic adjustments may have mor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gional security dynam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This could lead to additional new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in the actual advancement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even increase the risk of strategic hollowing-out.